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個教坊司管着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却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

此遊伴頑耍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偹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幇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指抹棹椅教琴棋書画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那來賓樓有個雛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却娶了一个老婆只望替他接

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个兒子替他討了一个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却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那聘娘雖是个門戶人家心裡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常時帶兩个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个貴人要到你這里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是陳四老爺我

昨日在國公府裡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着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了也着實歡喜金修義吃完茶去了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个長隨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帶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裡邊襯着狐狸皮襖脚下粉底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

歲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裡專候老爺降臨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着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个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个小小廝進來拏着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童接過書字拆開來看上寫着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圍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却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

生徐詠頓首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裡去你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个長隨跟着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裡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廳園門口迎着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帽珥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縧脚下朱履兩人拉着手只見那園裡高高低

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着欄干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着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着紅萼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厰却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說着擺上酒來

都是銀打的盆子用架子架着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着醱騰騰的暖着那裡邊的肴饌却無一點烟火氣兩人吃着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却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

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却不知道
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曾會他們一面
也是一件缺陷事吃了一會陳木南身上煖烘
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
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鬧的向日有
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
那時却也還有幾个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麼這
些做生旦的却要一个看得的也沒有難道此
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陳木南道論起這

件事却也是杜先生作俑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麽樣到底算是个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定要幾个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个成何體統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胆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

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麽如此太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亭子却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麽有這樣所在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个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捧

上茶來吃了陳木南告辭回寓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个札字叫長隨拿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着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獅狗叫了兩聲裡邊那个黑胖虔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裡邊坐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間臥房上面小小一个粧樓安排着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个人在那裏下圍棋

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虔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着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裡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虔婆道說那里話姐夫請也請不至陳木南因問道這一位尊姓聘娘接過來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

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裡來真个是聘娘的福氣了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着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會得着他一着兩着的竅里虔婆道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催酒來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个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枰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鄒泰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

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个黑子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真个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个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拿着聘娘又在傍邊偏着鄒泰來動着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吃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吃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費盡了氣力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

和聘娘眞是个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我那里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棋也不怕他惱擺起九个子足足贏了三十多着陳木南肚裡氣得生疼拉着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因說道先生的棋寔是高還要讓幾个纔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个擺法了却是怎麽樣好聘娘道我們而

今另有个頑法鄒師父頭一着不許你動隨便
拈着丟在那里就算這叫个憑天降禍鄒泰來
笑道這成个甚麽欵那有這个道理陳木南又
偪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个白子混丟在盤
上接着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却殺死四五塊
陳木南正在暗歡喜又被他生出一个刦來打
个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烏雲
覆雪的猫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
起身來恰好虔婆來說酒席齊備擺上酒來聘

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虔婆也走來坐在横頭侯四老爺乾了頭一杯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裡吃過好酒好肴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裡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韶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公府裡才吃着好的虔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當下自己斟着吃了一大杯

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虔婆道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裡我却不曾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宫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裡不點蠟燭鄒泰來道這媽媽講獃話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虔婆伸過一隻手來道鄒大爺榧子兒你嗒嗒他府裡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娘娘們房裡一个人一个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

是有的麽陳木南道珠子雖然有也未必拿了
做蠟燭我那表嫂是个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
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
老人家就裝一个跟隨的人拿了衣服包也就
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虔婆合掌道阿彌陀佛
眼見希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裡燒香念佛
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
裡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鄒泰來
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

裡去他們認做古廟你明日到國公府裡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一齊大笑虔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涎着醉眼說道他府裡那些娘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裡十幾乘轎子下來一个个團頭團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虔婆道又是我說

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當下虔婆
前後共吃了幾大杯吃的乜乜斜斜東倒西歪
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請
四老爺進房歇息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裡聞
見噴鼻香窗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鏡臺牆上懸
着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觀音
兩邊放着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
床掛着大紅紬帳子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
枕頭邊放着薰籠床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橼結

成一个琉璃房中間放着一个大銅火盆燒着通紅的炭頓着銅銚煨着雨水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來安放在宜興壺裡沖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了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磕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裡已是把我荐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个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于我我將

來和你媽說了拿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
上去聘娘聽了他這話拉着手倒在他懷裡說
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聽着你若是
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
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墻叫你同別人睡
假着枕頭就頭疼爬起來就不頭疼我是好人
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物
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了頭推開門拿湯
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拿出一

包檀香屑倒在脚盆裡倒上水請四老爺洗坐
脚正洗着只見又是一个了頭打了燈籠一班
四五个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煖耳穿着銀鼠
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
聘娘今日接了貴人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分
子是你一个人出聘娘道這个自然姊妹們笑
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床陳木南見他豈
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朦朧睡去忽又驚
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

熬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益好也便合着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鑼響聘娘心裡疑惑這三更半夜那里有鑼到我門上來看看鑼聲更近房門外一个人道請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繡袄倒靸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个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裡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

鳳冠霞帔穿帶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句旂句傘句吹手句夜役句一隊隊擺着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裡去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个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裡揪着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到那里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

裡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公子忽爲闒㒂之遊窈窕佳人竟作禪關
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吃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着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為你的情罷金修義走到房裡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曾梳完那烏雲鬖鬖半截垂在

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
着恁般時候尙不曾定當可不是越發嬌嬾了
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麽時候纔來等我吹笛
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
清平三調是十六樓没有一个賽得過他的說
着聘娘又拏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嘴吋道
你今晚務必來不要與我老等着陳木南應諾
了出了門帶着兩个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没有
錢用又寫一个札子叫長隨拏到國公府裡向

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着好用長隨去
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爺府裡的三老
爺方從京裡到過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
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
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
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
轎子帶着長隨來到府裡傳進去管家出來回
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休府裡赴席去了四爺
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來侍

候三老爺的陳木南回到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里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倜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到漳州長途之中到覺

得頗不寂實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
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
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个拜匣
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
專等老弟到儆署走走我那裡還有事要相煩
帮襯陳木南道一定來効勞的說着吃完了茶
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
到府裡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
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

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个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里疼痛要怎樣才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却是甚麼樣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嚥一口醫生來撮了葯他

又怕他不肯吃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吃着才保全不得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裡有銀子且拏五十兩放在你這里換了人參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那聘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綉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裡胸前圍着一个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是单吃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着黃連煨些湯吃夜裡睡着才得合眼要是

不吃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裡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麽聘娘那裡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裡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着不得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傷着甚麽神道替你請个尼僧來禳解禳解罷正說着門外敲的手磬

子响虔婆川來看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呵呀是本老爺兩个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菴裡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个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裡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本師

姑一同走進房裡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裡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个問訊金修義道四老爺這是我們這裡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床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床沿上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却見他黃着臉禿着頭就和前日夢裡揪他的師姑一模

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着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裡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个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拿着磬子右手拿着口袋去了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參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做甚麽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憨頑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

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着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裡托我換的因怕黃老太韶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裡尋着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

賓的一般摔到來賓樓來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响是虔婆叫了一个男𦘕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虔婆坐下聽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个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弔動了一个計都星在裡面作擾有些啾唧不安却不得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裡犯一个華盖星却要記一个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个貴人還

有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着三絃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留吃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个小桌子與他坐着了頭斟茶遞與他吃着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裡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个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攔擱着

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个兒子在我家那間
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鬧了吵的隣家都不得
安身服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
起身道過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
一个小巷子裡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
丈人吵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
十文錢只買了猪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嗓子
一个錢也不拏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
你養着這个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賒了

猪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事那里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猪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斷一猪不生這个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个叉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摸了過

來扯勸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拏着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一个老婆不養只是累我我那里累得起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

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个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纔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嗐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裡掛草荐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着回去了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个問訊道老爹貧僧今

只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雙掉下淚來又着
實數說了他一頓卿道事已無可如何只得叫
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着女兒養活去了陳和
尚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
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
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又過了半年那一
日正坐着一本書在那裡看遇着他一个同夥
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
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尚道我才買來三四

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里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

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駪夫先生張鉄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里知道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甫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

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陳和尙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个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裡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駪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尙道我不曾見過到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裡耳朶响還來同我嘈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裡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

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裡有个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已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桃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呻着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个名士兩个

人說戧了揪着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尚眊着眼要拉到他跳河被丁言志摜了一交骨碌碌就滚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正叫着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

强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道這个是甚麽要緊的事你兩个人也這樣鬼吵其寔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却是言老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我雖道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攙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攙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吃杯茶和和事下回不

必再吵了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个小茶館裡坐下吃着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逝的你要動身揀个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勾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薙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

外頭頑去了你却一向在那里今日怎肯家也不帶自已在這裡閒撞陳木南道因這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的好我常在他那裡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个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个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陳木南道恩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

件事來不知怎麽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
學裡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
雪了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
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已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
虔婆正在那裡同一个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
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僂
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烟
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
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

將來可還要回來的說着了頭捧一杯茶來陳
木南接在手裡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虔
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
花球就走到門房裡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
不瞅不睬只得自已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
須頭遇着一个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
才好怎叫我們只管跑陳木南道你開着偌大
的人參舖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
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个尊管而今也

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个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个八个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个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裡想道這事不尷尬長蹭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着董老太一溜煙走了次日那賣

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个那門外推的門响又走進一个人來搖着白紙詩扇文縐縐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个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

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董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搭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貨人參的聽了啞叭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个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

自心裡想道常客也會看詩那十六樓不曾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那裡頑頑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个獃子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拿着黃桿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个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

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已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里打棋譜上前作了一个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拏出花錢來再看丁言志在腰裡摸了半天摸出二十个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个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

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
懷裡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虔婆聽見他回着
獃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
獃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拿來我要買緞子
去聘娘道那獃子那里有銀子拿出二十銅錢
來我那里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虔
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回着獃子還不問他要
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
的花錢何常分一个半个給我聘娘道我替你

家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
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太太你放這樣獃
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喳
喳虔婆大怒走上前來一个嘴巴把娉娘打倒
在地娉娘打滚撒了頭髮哭道我貧圖些甚麼
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个人
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虔婆大哭
大駡要尋刀刎頸要尋繩子上弔鬏都滚掉了
虔婆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

不肯依隨的要死要活無可柰何由着他拜做延壽菴本慧的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廛都有韻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歷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

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个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裏坐着幾个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个奇人一个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裡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个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的最好卻又不肯學古

人的法帖只是自已創出來的格調由着䇿些
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
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許別人
替磨就是寫个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
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纔用到
寫字的時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紙他纔寫
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駡要打却是要等他情
願他纔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
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

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靸着一雙破不過的
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
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
送了他那日大雪裡走到一个朋友家他那一
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滋泥主人曉
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裡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
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
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
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

主人厭他腌臢自已走了進去拏出一雙鞋來
道你先生且請畧換換恐怕脚底下冷季遐年
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
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
在你家還要算擡舉你我都希罕你的鞋穿一
直走回天界寺氣哺哺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
吃完看見和尚房裡擺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
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昨日
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

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
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裡拏出一个大墨盞
子來揀出一定墨舀些水坐在禪床上替他磨
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
為他在那裡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
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
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
年彼此也不為禮自同和尚到那邊叙寒溫季
遐年磨完了墨拏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

个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收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鑿的殺喳的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里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次日施家一个小厮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个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裡季遐年道問他怎

的小厮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甚麽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厮從門房裡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廠廳上小厮進去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在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

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着頭進去了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裡去了又一个是賣火紙筒子的道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裡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

亭亭浮在水上這菴裡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王太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个石臺兩邊四條石櫈三四个大老官簇擁着兩个人在那裡下棋一个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裡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卞

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寔費力了王太就挨着身
子上前去偷看小厮們看見他穿的襤褸推推
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
个人也曉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畧曉得些撐着
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
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勉强將就主人道
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他
既大胆就叫他出个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
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擺起

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得好笑
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
了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
人都不曉得姓卞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
畧負了些衆人大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
大笑道天下那裡還有个快活似殺矢棋的事
我殺過矢棋心裡快活極了那裡還吃的下酒
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一个是開茶
館的道人姓蓋名寛本來是个開當鋪的人他

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裡有錢開着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蕩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裡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却愛才如命遇着這些人來留着吃酒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裡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拏與人用那些當舖裡的

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獃氣在當鋪裡儘着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兩他沒柰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發只得放在家裡秤着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場利錢還人不想夥計沒良心在柴院子裡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裡的幾萬柴盡

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着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裡家裡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裡頑夥計見沒有洲塲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着一个兒了一个女兒在一个僻淨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

子裡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
茶桌子後簷支了一个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
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
家淸早起來自已生了火搧着了把水倒在爐
子裡放着依舊坐在櫃臺裡看着詩畫櫃臺上
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時新花朶瓶旁邊放着許
多古書他家各様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
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着吃茶
他丢了書就來拿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

一壺茶只賺得一个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个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那日正坐在櫃臺裡一个隣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裡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裡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个大大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盍覓道老爹世

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厮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上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已也覺得可厭至于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惡的那都是窮人那裡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裡還肯到我這裡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隣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个茶館裡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

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
盞覺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
我帶个幾分銀子的小東吃个素飯罷盞寬道
又擾你老人家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
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
裡兩个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
賬打發小菜錢一經踱進報恩寺裡大殿南廊
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
包糖到寶塔背後一个茶館裡吃茶鄰居老爹

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
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
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
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
一班名士在那裡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
難到這步田地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
雨花臺左近有个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个遲
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
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

掉了而今可憐那祠也沒有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裡看看說着又吃了一𥂁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裡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个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裡挑薺菜大殿上槅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兩个人前後走了一交盞

竟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
沒有一个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拏着整千的
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个肯來修理聖賢
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
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
櫃裡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
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走
了出來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
望着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

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着山頭下去了兩个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个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他到家裡教館去了一个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个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裡人相與相

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于我們這个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一日荊元吃過了飯思量沒

事一經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
靜的所在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
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个兒
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
者督率着他五个兒子灌園那園却有二三百
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
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盖了幾間茅草房手植
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
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

看那圖中的新線這月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
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
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
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杯斟了送
過來荆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
爹却是那里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
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
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裡要甚麼
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

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我把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已抱了琴來到園裡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裡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櫈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

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但是他不曾在朝廷這一番旌揚之列我也就不說了畢竟怎的旌揚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歷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偏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能自可曾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科裏鈔出來上寫道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卽阼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禮詩

人刺之此蒹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過了三日御史單颺言上了一个疏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襄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爲明聽周室䟽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貿乎尚矣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兎罝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備腹心德音之任至

于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文有所謂清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在唐則曰入直在宋則曰知制誥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卿貳非是不得謂清華之品凡宰臣定謚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謚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于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瑄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于謙

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輩炳炳烺烺照耀史册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字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焉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冤抑塞之氣噓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爲佯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祲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學問亦不得謂非資

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臣聞唐朝有於諸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干羅鄴皆與焉皇上旁求側席不遺幽隱寧于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伏乞皇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沈冤抑塞之士莫不變而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于無既矣臣愚罔識忌諱冒昧陳言伏乞睿鑒施行萬歷四十三年五

月二十七日疏上六月初一日奉旨這所奏著
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採訪已故儒修詩
文墓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查如何加恩旌揚分
別賜䘏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禮部行
支到各省各省督撫行司道司道行到各府州
縣採訪了一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議了
上去議道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歷四十三年
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
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

本六月初一日奉聖旨　旨意全錄　欽此臣等查
得各省咨到採訪已故之儒修詩文墓誌行狀
以及訪聞事實合共九十一人其已登仕籍未
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鼎蘧祐雷驥張師陸
湯奏杜倩李本瑛董瑛馮瑤尤扶徠虞育德楊
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
得入翰林院者湯奏蕭采木耐共三人舉人婁
琫衛體善共二人廩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
隨岑菴匡迥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瓚蘧來旬

胡纘武書伊昭儲信煬由湯寔莊潔共九人生

員梅玖王德王仁魏好古蘧景玉馬靜倪霜峰

季萑諸葛佑蕭鼎浦玉方韋闡杜儀臧荼遲均

余夔蕭樹滋虞感祈莊尚志余持余敷余殷虞

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六人衍衣陳禮牛布

衣權勿用景本蕙趙潔支鍔金東崖牛浦牛瑶

鮑文卿倪廷珠宗姬郭鐵筆金寓劉辛東之洪

憨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

季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八人釋子

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一人臣等伏查已故儒修周進等其人雖龐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隆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茲可也萬歷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識上二十六日奉旨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

翰林院修撰莊尚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等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于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設于國子監遣禮部尚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為欽奉

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
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
第一甲
第一名虞育德南直隸常熟縣人
第二名莊尙志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名杜儀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二甲
第一名蕭采四川成都府人
第二名遲均南直隸句容縣人

第三名馬　靜浙江處州府人

第四名武　書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五名湯　奏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六名余　特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七名杜　倩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八名蕭　浩四川成都府人

第九名郭　力湖廣長沙府人

第十名婁煥文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一名王　蘊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十二名婁琫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三名婁瓚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四名蘧祐浙江嘉興府人

第十五名向鼎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六名莊濯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十七名虞梁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十八名尤扶徠南直隸江陰縣人

第十九名鮑文卿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二十名甘露僧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甲

第一名沈瓊枝南直隸常州府人

第二名韋闡　南直隸滁州府人

第三名徐詠　南直隸定遠縣人

第四名蘧來旬浙江嘉興府人

第五名李本瑛四川成都府人

第六名鄧義　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七名鳳鳴岐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八名木耐　陝西同官縣人

第九名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名季萑南直隸懷寧縣人
第十一名景本蕙浙江溫州府人
第十二名趙潔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三名胡縝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四名盖寬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五名荆元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六名雷驥北直隸大興縣人
第十七名楊允浙江烏程縣人

第十八名諸葛佑南直隸盱眙縣人
第十九名李遐年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名陳　春南直隸太平府人
第二十一名匡　迴浙江樂清縣人
第二十二名采霞士南直隸揚州府人
第二十三名王　太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四名湯　由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五名辛東之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六名嚴大位廣東高要縣人

第二十七名陳思阮　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八名陳　禮　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九名丁　詩　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三十名牛　浦　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十一名余　夔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十二名郭鐵筆　南直隸蕪湖縣人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裡戴了幞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太常寺官便讀祝文道維萬歷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

月朔宜祭月皇帝遣禮部尚書劉進賢以牲醴玉帛之儀致祭于特贈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靈曰嗟爾諸臣純懿孁淑玉粹鸞騫金貞雎伏爾綸天地幽替神明易稱鴻漸詩喻鶴鳴資格困人賢豪同歎鳳已就笯桐猶遭爨縕袍短褐蓬窌音溜桑樞伐蘖音樵粥香坎壈欲歟亦有微官曾紆尺組龍實難馴鴨寧堪伍亦有達宦曾著先鞭玉堂金馬邈若神仙孑孑干旄翹翹車乘譽塹鑿坏誰敢捷徑濫譶音沓嚳音學

繆䢼儈市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
爐葯臼梨園之子蘭闍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
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紅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
在穷途淚如鉛水金陵池館日麗風和講求禮
樂釃酒升歌越水吳山烟霞淵藪擊鉢催詩論
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破淚海無
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玆愠怏嗚
呼蘭因芳隕膏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尙
饗詞曰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

冶後幾番嘯傲杏花村里幾度徜徉鳳止高梧蟲吟小樹也共時人較短長今已矣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喚幾个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大書綴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